

秘藏

金陵文萃

主编 叶皓

我们攻克了南京城，孙中山由南洋归国，先到上海，再由上海到南京，就大总统职位后，他亲临竺桥陆军第四小学，我们驻扎的所在来慰劳一番。他携来两大木箱，我们都特不出其中所藏的是什玩玩意儿。后来启着盖，把东西搬出来，才知道都是布面烫金的《圣经》，凡中上级军官每人赠送一本。郡人也获得一册。国父更向我演说，无奈他说的广东官话听不清晰，无不引为遗憾。那日，那投军来的小苏州，到宝金山上去闲逛，捡到一颗炮弹，他好奇，把弹壳中的白药炸药倒在石上，然后很悠闲地拿出



南京出版社

金陵文萃

主 编 叶 皓

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陵文萃 / 叶皓主编. —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80718-463-8

I. 金… II. 叶…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3899 号

丛 书 名: 我爱南京

书 名: 金陵文萃

主 编: 叶 皓

出版发行: 南京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成贤街 43 号 3 号楼 邮编: 210018

网址: <http://www.njpbs.com> <http://www.njpbs.net>

联系电话: 025-83283871(营销) 025-83283883(编务)

电子信箱: webmaster@njpbs.com

责任编辑: 许小彦

装帧设计: 周 勇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凯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46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2 500 册

书 号: ISBN 978-7-80718-463-8

定 价: 40.00 元

南京版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金陵文萃》编委会

主 任 叶 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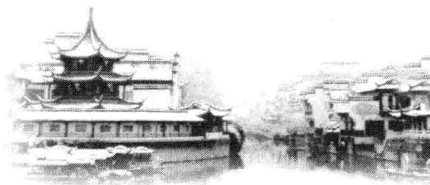
副 主 任 张 俊 张玉宝

编 委 孙尔台 冯亦同 薛 冰

章世和 鲁 敏 邹 雷

王一心 成冬红 兰 兰

杞 勇



代序

我爱南京

叶皓

“谁不说咱家乡好”。南京，这个屹立在长江之畔、历经风雨的沧桑古城，这个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究竟有哪些瑰丽夺人的风物、哪些余音绕梁的辞章、哪些卓尔不凡的气质以及哪些波澜壮阔的成就，让我们爱它爱得如此深沉？

家乡南京，背倚钟山，怀抱大江，十朝都会，人杰地灵。它是一方山水城林，兼备山川形胜之妙；它是一座历史名城，萦绕着沧桑兴衰之感；它是一方文化重镇，无处不流淌着古今文人墨客的遐想情思；它还是一座文明之城，哺育了世世代代淳朴、博爱、智慧的南京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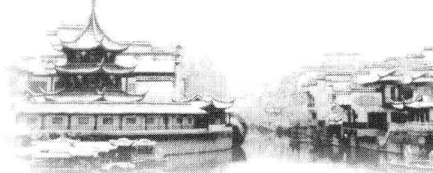
爱南京，是因为这里的山川河流。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一道风景。它地控长江，扼守京沪大动脉，素有“东南门户，南北咽喉”之称。城东钟山龙蟠，城西石城虎踞。秦淮河、金川河蜿蜒城中，玄武湖、莫愁湖静若处子。这些风光名胜，经过历代文人索隐穷幽，至乾隆以降，共得金陵四十八景。最为脍炙人口的，莫过于春游“牛首烟岚”，夏赏“钟阜晴云”，秋登“栖霞胜境”，冬观“石城霁雪”。其间既有高山大河的雄浑大气，又兼江南水乡的烟雨迷蒙；既有故宫城垣的残墙旧础，又有禅林道场的暮鼓晨钟。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也忍不住赞叹：南京“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诚难觅如此佳境也”。1912年，中山先生与胡汉民等人在紫金山打猎，看到这里山势雄伟，松柏青翠，遂笑对左右说：“待他日辞世后，愿向国民乞一土，以安置躯壳尔。”中山先生逝世后，后人依其遗愿于钟山南麓建立了巍峨壮丽的中山陵，更为南京的山川增添了一份浩然之气。

爱南京，是因为这里的悠远历史。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记录了一段帝王之都的

◎ 我爱南京（代序）

沧桑往事。汤山的猿人化石把南京的史前痕迹前溯了50万年。从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命范蠡筑城算起,南京至今已有2500年建城史。诸葛亮第一次到南京,便惊呼:“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以后便有东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南唐、明、太平天国以及国民党政府建都于此,故称“十朝都会”。正因为此。南京直接见证了中国近现代荣辱兴衰的历史。明清两代,中国国力已臻鼎盛,郑和下西洋的庞大船队便是从龙江起锚,扬帆远航。明朝迁都北京后,南京作为全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岿然不动,江南贡院、江宁织造府遗迹至今可辨。及至民国鼎革,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一举推翻漫长的封建帝制。半个世纪不到,总统府上兴起的红旗则宣告了新纪元的到来。然而,同样也是在南京,静海寺见证了《南京条约》刻骨铭心的耻辱。1937年则掀开了南京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30万无辜同胞惨死于日寇屠刀之下。可以说,没有哪一座城市,能够像南京这样把中华民族历史的骄傲和忧伤如此纠缠在一起:它既是诸多王朝的龙兴之地,也是更多帝王仓皇辞庙之所;它既在特立独行的魏晋风度和柔靡温婉的六朝烟水中浸淫已久,却又培育出气势磅礴的大明文化;它既经历了中华民族最为鼎盛的黄金时代,却也曾蒙上了华夏历史上最为惨痛的羞辱,承受了最为撕心裂肺的疼痛。那些散布在城中的遗迹风物,处处留下了这种矛盾、复杂的印记。秦淮河相传是秦始皇为破金陵王气而开凿的一道符咒,又是湮没在六朝金粉中的温柔之乡;钟山既长眠着帝王将相的青云伟业,也留下过众多儒释道的世外传说;王导、谢安的世家豪宅,曾与烟花柳巷比邻而居;雨花台上不再有梁朝的法师讲经,一千多年后它成为中国军队阻击日寇的战场,更见证了共产党人为理想慷慨就义的血色黄昏。南京,处处萦绕着纷繁复杂的历史情结,让人剪不断,理还乱。

爱南京,是因为这里的文采风流。这里的一颦一笑、一诗一赋就是妙手偶得的千古文章。晋元帝南渡之后,中原衣冠士族纷纷南迁。魏晋风度,以南京为代表的江左风流独占一半。《吴都赋》中的词藻铺陈,极言城垣壮丽,市井繁华;《世说新语》中的典故逸闻,让人对襟怀洒脱的江左名士追慕不已。“东山再起”、“新亭对泣”、“青梅竹马”等成语,也都肇始南京。“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则是南朝诗人谢朓的精炼概括。南唐二主更为后人留下了柔肠百转的婉约词章。唐宋以降,歌咏南京的诗文更是层出不穷,其中当然不乏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这



样的大家名作。中国文学史上的巅峰之作《红楼梦》，诸多情节、人物、景观、习俗、语言，其生活原型都在南京。秦淮河畔的夫子庙，始建于宋景元年，几经兴废。紧邻其东侧的江南贡院，则是历代乡试的考场，至清光绪间已拥有号舍两万余间，规模为全国之冠。无数江南士子从这里走出家乡，成就一番治国平天下的事业。而此间才子佳人的恩怨传奇，歌哭笑骂，更为十里秦淮增添了几许浪漫的色彩。实际上，南京已经不只是一个文化中心，而早已成为一种地域文化符号，凝聚了或怀乡、或思古、或激昂、或浩叹的情感，成为历代文人骚客抒情感怀最重要的载体和描写最集中的题材。南京的气质既是伤感的，也是豪迈的；既是婉约的，也是雄浑的。正是这种气质，使得作为文化符号的南京，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意象，代表了古往今来人们对世代兴替、人世沧桑的感慨，以及对自然风物、壮丽山河的讴歌和对自由、豁达、情感的追求与向往。南京的文化，还是传统和现代的统一。名列世界文化遗产的明孝陵，得以精心保护的石头城、南朝石刻、南唐二陵和明城墙，隐于闹市并修缮一新的金陵刻经处、甘熙故居，重见天日的南京云锦，朝天宫里的南京历史文化陈列，都是文化薪火相传的见证。今天的南京，拥有高校48所，科研院所和研发机构近600家，报社、电台、电视台37家，互联网用户近百万，依旧是屹立东南的文化重镇和学术高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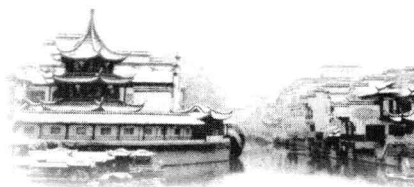
爱南京，是因为这里淳朴、文明、博爱和智慧的人民。南京地处南北交汇之所，是历来的通衢重镇，也因此，南京以博大的胸怀时时处处接纳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群和文化。南京是“水文化”与“山文化”的复合体，是“北文化”和“南文化”的汇合点。南京人质朴但不愚昧，文雅但不虚伪；南京人包容而不排外，博爱而不矫情；南京人聪明而不显摆，性灵而不失坚韧。随手拈来南京的名人高士，不是一代宗师巨擘，便有一颗伟大的心灵。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画圣顾恺之，南朝科学巨匠祖冲之，唐朝书法家颜真卿、七绝圣手王昌龄，清代《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才子袁枚、爱国思想家魏源，以及近现代陶行知、徐悲鸿、傅抱石、刘海粟、林散之、胡小石等，灿若群星，不胜枚举。当代南京，更是培育和汇聚了太多的杰出人才。在宁中科院院士有43人，工程院院士有28人，大学在校生43万人，名列全国前茅，而每万人中大学生比例为全国之冠。更为重要的是，南京人还有当代的杰出代表。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城市，涌现出了周光裕、李元龙这样一批平民英

雄。开明开放、诚朴诚信、博爱博雅、创业创新,是南京人民建设和谐社会一份得天独厚的精神财富。

爱南京,是因为这里日新月异的面貌。这里无处不洋溢着创业、创新、创优的精神。南京长江大桥,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名字,一个让亿万中国人自豪的标志性建筑,如今已经有了二桥、三桥两个兄弟。沪宁高速、宁杭高速、宁连高速、绕城公路、地铁一号线,和它们共同构架起南京的交通大动脉。曾几何时,6层高的福昌饭店在南京就已经鹤立鸡群,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37层的金陵饭店也已独领风骚。而现在的南京,高楼耸立摩天,商铺鳞次栉比,霓虹流光溢彩,花木扶疏争艳。新街口,享誉中华的第一商圈;湖南路,响当当的全国文明街;1912街区,民国建筑和都市夜生活的完美结合。曾几何时,秦淮河水污秽不堪,行人掩鼻,如今泛舟水上,清风徐来,沿途可以饱览金陵风光。曾几何时,阅江楼只是一个六百年有记无楼的纸上空谈,而今它巍然矗立于下关江边的狮子山顶,见证着真正的盛世江山。曾几何时,河西地区只是低洼荒芜的河漫滩,而今奥体中心、河西新城从这里拔地而起,装点着新南京的壮丽画卷。今天,南京的城市综合竞争力在全国名列第九,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经济增长速度连续十年保持在13%以上,公共绿地面积比20世纪90年代初增长了两倍多,道路长度增长了四倍多。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南京推进“两个率先”和建设“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特色区域的步伐正在快马加鞭。一个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南京,正以全新的历史文化名城和现代化都市有机交融的形象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爱家乡,有很多理由。但是爱家乡其实又不需要理由。因为家乡是生我养我的热土。爱国,首先是爱家乡。热爱家乡,才能建设家乡。有时候是“距离产生美”,有时候是“围城效应”,使得我们容易对身边美好的事物置若罔闻,对自己家乡的魅力视而不见。我们每一个南京人,生活在这个绿色之都、文化之都、博爱之都、滨江之都,理所当然要热爱这座城市,宣传这座城市,建设这座城市。这是我们每一个南京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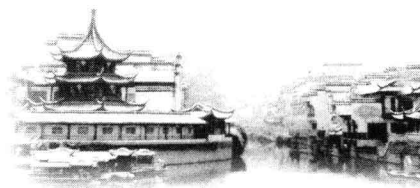
谨为序。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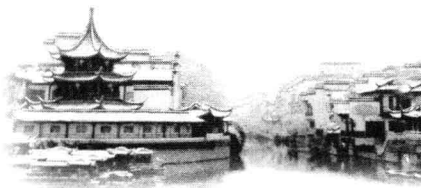
- | | | |
|----|------------|---------|
| 1 | 留京余话 | 郑逸梅 |
| 3 | 浦镇十三日之勾留 | 孙伏园 |
| 10 | 金陵一周记 | 张梅龢 |
| 15 | 栖霞山游记 | 黄炎培 |
| 17 | 燕子矶岩山十二洞游记 | 单鹤 |
| 19 | 南京情调 | [日]青木正儿 |
| 24 | 南都揽胜记(节选) | 马元烈 |
| 30 |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 俞平伯 |
| 35 | 秦淮暮雨 | 倪貽德 |
| 40 | 南京 | 陈西滢 |
| 42 | 金陵记游 | 钟敬文 |
| 52 | 南京在望 | 谢国桢 |
| 54 | 孙中山先生的奉安大典 | 项德言 |
| 57 | 南京 | 朱自清 |
| 61 | 在玄武湖畔 | 李金发 |
| 65 | 我们的太平洋 | 鲁彦 |
| 69 | 南京印象 | 曹聚仁 |
| 71 | 南京的黑市 | 刘士穆 |
| 74 | 车站上 | 天衣 |
| 76 | 江南乡试 | 陈独秀 |

- 80 首都沦陷记 陈鹤琴 海燕
84 汤山之游 蒋梅笙
86 白门秋柳 黄裳
93 白门买书记 纪庸
100 清凉古道 张恨水
102 南京的骨董迷 方令孺
104 梅园新村之行 郭沫若
106 陵园明月夜 王平陵
114 南京三年 赵元任
120 岁暮的乡怀 叶灵凤
124 初到南京 包天笑
129 秦淮拾梦记 黄裳
134 太白吟诗处 许总
136 初游燕子矶 陈白尘
139 心灵中播下艺术种子的地方 万籁鸣 万古蟾
142 三上雨花台 海笑
144 南京解放的一天夜里 黄钢
146 “夫子庙大学” 田原
148 秦淮百姓家 丁家桐
151 贡院街之恋 俞律



155	从周处台到芥子园	薛冰
159	秦淮河边拾瓷乐	王德安
163	雨花石里看秦淮	池澄
166	樱花大道	黄蓓佳
169	东郊的风韵	邓海南
173	青铜铸造的公民	赵恺
177	且说六朝烟水气	袁鹰
180	得意忘形谓之神	郑奇
182	“突围”汉中门	陆建华
184	凉热三友	艾煊
187	破碎的幕府山	艾煊
190	葫芦洞遐想曲	贺景文
193	南京,历史和人文	叶兆言
199	金陵子弟江湖客	余光中
205	南京城垣情悠悠	杨国庆
208	《背影》落脚的地方	冯亦同
211	父亲的邮局	梁晴
213	我和南京的渊源	袁晓园
215	喜见南京变脸	陈若曦
218	“三代会”	王一心

221	南京解放见闻 时盛麟
223	长江大桥雕塑的创作 成岗
225	一段买旧书往事 王炳毅
227	城门洞里的纳凉图 谢如璧
229	南京赋 袁裕陵
232	曙光电影院 余斌
236	难忘的“九月七日” 范宁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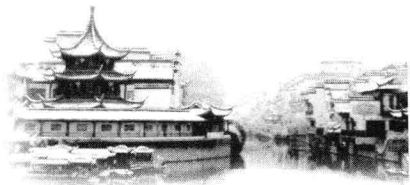
留京余话

郑逸梅

本文选自《郑逸梅先生选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作者是轶事大王，本文写随军攻占南京城后的种种趣事，十分生动，摹人也很传神。

我们攻克了南京城，国父孙中山由南洋归国，先到上海，再由上海到南京，就大总统职后，他亲临竺桥陆军第四小学我们驻扎的所在来慰劳一番。他携来两大木箱，我们都猜不出其中所藏的是什么玩意儿，后来启着盖，把东西搬出来，才知道都是布面烫金的《圣经》，凡中上级军官每人赠送一本，鄙人也获得一册。国父更向我们演说，无奈他说的广东官话，听不清晰，无不引为遗憾。翌日，那投军来的小苏州，到紫金山上去闲逛，捡到一颗炮弹。他好奇，把弹壳中的白药炸药倒在石上，然后很悠闲地拿出烟卷燃吸着。不知怎样，那炸药忽然爆发，轰然一声，烟焰弥漫。过后，人们赶去一瞧，那小苏州眉发已焦，目睛可怖，嘴唇肿起，无复人状。同伴急忙招呼赤十字会人员来，施以救疗，才得保全生命。有一天，鄙人和同队队员由中正街乘小火车到三牌楼，鄙人坐在第四列车里，凭窗外眺。将到车站，忽一队员急欲下车，从第一列车中一跃而下，岂知站立不稳，倒仆于地，双足适横于铁轨上，当即被车碾过截去，鲜血淋漓，为之惨不忍睹。我们营房隔壁为国恩寺，中蓄放生猪，肥硕异常，每头约二百数十斤，给我们队伍中人宰杀充肴。寺中有一偶像，红顶花翎，很是辉煌。据说是洪杨之役，他踞守南京，和洪杨抵抗很力的。军人们便把它移到空场上，上写“张勋”二字，把它当作枪靶子，作打靶之用。卒把这像打得肢断颈折，遍体窟窿，军人才拍手大笑而罢。原来张勋在南京曾施暴力，见没辫子的，认为革命党，立即杀害，尤以两江师范学生被杀更多。于是已剪辫的，出外必装一假辫，缀系在瓜皮帽上。有一次，某学生戴着缀系假辫的瓜皮帽外

出,访某同学。既至某同学家,觉得很热,把帽脱去,至门外小溲。不意恰巧张勋的逻兵经过,见了立拔指挥刀把他杀死,残忍之至。所以张勋给我们的印象非常恶劣,难怪他们要把木偶当作张勋一泄怨毒了。我们所住的地方名马标,那儿为清军的马队蓄马处,有二百多匹战马。我们占领了南京,清军逃逸无踪,没人管理,马满街乱跑。鄙人手下的一個兵卒,捉了一匹骏马来献给鄙人,那马是没鞍的,鄙人就骑着没鞍的马练习着。没鞍的马,俗称滑背马,是很难骑的,鄙人居然能骑着上山。鄙人又在马上练习双手开枪,架上悬着四个洋瓶,用绳连系,绳一抽动,四个瓶在空中动荡着,鄙人就在相当距离外双枪同放,一枪中两瓶,四瓶同时击碎。当时雄豪之气,如今却有髀肉复生之慨。我们没有事,常乘着人力车去游逛,那些人力车夫见到军人,总是托言不曾吃饭拉不动,我们却先给他钱,车夫便和神行太保般很迅速地拉到目的地。我们是戴白边帽的,他们从此把白帽作为标记,说是白边帽的老爷,花钱最爽快。我们知道了,为之喟喟。有时到雨花台去捡石子,可是雨花台的大都是黑和白的,很少色泽。从雨花台下去约一二里,那儿却有五色石子,我们装了满袋而还。双十节,军队北伐,我们返申,留京共七十三天。



浦镇十三日之勾留

孙伏园

本文选自《伏园游记》，北新书局1926年版。作者以平实的笔调不避琐碎地写旅次中的见闻与经历，于琐碎中透出淡淡的惆怅。行文至末尾，忽又变调，于人生幡然醒悟。浦镇的13天也就如同一个梦，留在记忆里了。

我万万想不到，这一次回京时，要无端地在浦镇去住十三天。津浦路冲断是我早经知道了的，但我以为只要在南京停留两三天可以通车，所以绝不想到海道、长江轮船与京汉路。

到南京的第二天，许钦文君就渡江来把我邀去，说在南京与在浦镇反正是一样的等车。我就当夜同他到了浦镇，预定明日一早再渡江来，逛一两天南京名胜。不料当晚风声大作，次日早上又继以阴雨，遂决定暂不渡江，只写一信给下关旅店，说倘有人找我，或有信件，都可转到浦镇来。诟知事又出人意表，从我到浦镇的第二天起，一直断断续续地下了十三天的风雨，中间没有半日的停止。到第五六天时候，雨稍徐点，我硬着头皮渡江去，走到旅馆，掌柜的惊问我这么多的日子在哪里，说有许多来找的人都碰头，许多信也退回了。我说我明明有信给你们，说我在浦镇。他说没有收到。我说我明明写着江南第一旅馆执事先生收，怎么会不收到的呢？他说：“啊，原来那一封信就是你先生写的吗？我们因为这里没有执事先生其人，早已拒绝了。”这怎么好呢，真把我气得不能开声了。没办法再在旅馆里写了一张条子，贴在门口，并叫掌柜的紧紧记着，我在浦镇什么里多少号。于是我又遄返浦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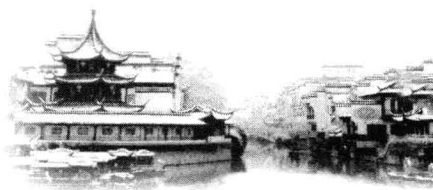
这十三天当中，在浦镇得到些什么？这我已在许、龚二君面前受过一回考试，可以背诵出来一点也没有错，现在再复试一回罢。

背东南而向西北的房子，面临街道，后临河道，正对面是一家孔四房

清真客栈，里面是一个六十余岁的老年妇人，一个四十余岁的中年妇人，一个十八九岁的少爷式的青年儿子。以下再是两个十岁以上的女孩，一个十岁以下的男孩，因为常要朝着我们装作嬉皮笑脸，所以我们叫他顽童的。从老年妇人直至顽童为止，身上都带着孝，我们均猜想这死的大概是中年妇人的丈夫。但又不然，老年妇人为什么要给儿子带孝，发生了问题。于是许君天开妙想，说老年妇人一定是死者之妻，中年妇人是死者之妾，但我们终不大以为然。

老年妇人勤俭极了，一早五六点钟的时候，有时我们还没有起来，便听见伊在门口鲜菜挑里买菜论价的声音。从此开手劳作，整整一天，直到晚饭以后才停止。如纺纱咧，淘米咧，煮饭咧，上上排门咧，去豆芽菜的根咧，水淹入屋内时在地上搭挑板咧，什么事体都做。其次便是中年妇人与两个女孩子，她们除了互相梳髻，稍费一点工夫以外，其工作的没有间断，也不亚于老年妇人。至于两个男孩，一个顽童式的，年纪已经到学龄了，但并不看见他入学，他的样子是告诉人他将来大了以后也像那十八九岁的哥哥一样。那十八九岁的哥哥是怎样的呢？他居然并没有什么特点。我真的太不善于观察，当初看见他穿的一身立领的洋服，以为他是个铁路上的剪票员之流，龚君说不然，他一定是个休学的中学生。后来研究，觉得大体不错。他除了吃饭、吸纸烟、与弟妹们玩耍，或街上有什么风吹草动的小事便出去观看以外，便坐在店门口闲望。他们说他是望着我们东边楼窗里房东的小姨子，这也许是。但我并不以他为不然，我主张青年们只要不可忘了自己的事业，这时候男看女女看男是极应该的，尽管放着胆子正大光明地选择自己的伴侣。不过第一不可躲躲闪闪，越怕人知道或者越闹出大笑话；第二不可在选择定了以后，再有这样类似选择的行为，在爱情中辗转地生活着，虚靡了一世。

少爷的生活，但是，也很清苦。老年妇人、中年妇人与两个女孩子更是不用说了。少爷与幼年的一个所谓顽童，是合家所奉为宝贝的，有时他们与姊妹们有什么争论，两个妇人照例不问是非，屈女孩而直男孩，吃饭时也给他们两个人先吃。但是，我们从楼窗口偷望下去，这两个阔人也不过吃豆板菜过日子，潮水来时鱼价贱，也只有间或几条小小的，便算作他们的盛饌了。这也难怪，新死了一个人是无疑的了，而他们这客栈，是从来无人照顾的，我在他们对面住了十三天，绝不见他们有一个旅客，所谓客栈也不过只有一个名头，住住几个自家主人罢了。



孔四房客栈是在我们正对面，与它并列的还有许多临街的小屋子，多半都是草舍，间或也有几所瓦房。其中的人有劈篾为簞的，有炸油条、烙烧饼的，有开小杂货店的，生活都是不堪其苦；而且大多数没有楼房，一涨大水，大家都搭挑而居。我们住在楼上的，水淹入屋内时，尚且常见有极大的钱串子虫爬上楼来，可以料想他们没有楼房的在大水时所吃的苦，只论虫豸一种也已尽够了。

孔四房的后面一带是山，离它不远，山脚下还住着许多人家。因为它的后门可以通到山麓，所以我们间或看见山下人家的男妇老幼，为贪近便起见，有从孔四房的前门出来的。但这自然须得孔四房的允许，谁也不能任意假道。不过这个允许当然不是说有什么方式的，只要一向假道下来，双方没有异言，便自然率由旧章。但这绝非所论于忠厚的人、戇直的人，或不大知趣的人。

山下人家有一个所谓傻婆也者，年不过二十一二岁，大水涨时，伊天天赤着脚，高卷着裤腿，往二三尺水深的街道上缓步地走过。每天总要走十趟上下：到市上去买菜一二趟；提了瓷茶壶两三把到近市的地方去买开水又是一二趟；拿着米箩菜筐到河埠去淘米洗菜又是两三趟。据说伊的丈夫还在市上开着一家小杂货店，所以傻婆有时空手上市，是去管理自己的店务的。店务余暇，伊还要抱着自己的孩子，就近街坊闲逛，间或每天也要一二趟。伊是这样一个人来去频繁的人，也天天在孔四房假道，加以伊的性质既可使人称之为傻婆，当然是不大活泼，孔四房女主人不满意是无疑的了。一天，我们看见孔四房自老女主人以下，差不多全家，在自己门口，像什么衙门的卫兵一般，排队站着。我们知道有异，出去看时，傻婆正提着米箩菜筐，新从我们屋旁的河埠回来了。伊要是早知他们挡架，反正有路可走，只差得稍远一点，不到孔四房去假道也就罢了，但是傻婆的单纯的心理还办不到如此。老女将军率领小孩子，一见傻婆依然没有改变方向，朝着他们的大门而来，便紧紧地堵着门口。在傻婆一方面呢，却是与从前同样的舒徐，到了门口，也仍是如入无人之境。这样一面紧张，一面弛缓的空气之下，结果是傻婆依旧闯进了门口，挡门的人只拔出拳头来在伊的背脊上打了几下出气了事。但是傻婆一直往里走，仿佛只想即刻穿出孔四房的后门，达到山下的伊的目的地，对于他们毫没有什么抵抗。

傻婆而外，还有一个使我不容易忘记的，是卖鲜菜的妇人。伊的住所